

文唐祝
周祝

風流韻事
冠絕古今

吳門程瞻廬編

四

傑

傳

上海大眾書局印

文唐祝周

四傑傳第四集回次

吳門程瞻廬編

-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詩詠滑稽聊資雅譔……………問題送別遠得多金
點墨全無嘲笑跌公子……………薄言往愬激怒老皇封
結人緣婢女求情……………描佛相書生贖罪
善才龍女宵我宵卿……………犬子雞雛侮人侮己
老訟師小破慳囊……………賢主僕廣行善舉
三椿祈禱張木匠過年……………兩副門聯徐秀才掃興
何秀才批六言妙判……………祝解元誦四句詩經
變讀法片語服羣儒……………走樣子隻身逢二憾
打燈謎僮僕勝秀才……………借服飾大娘規小叔
俏丫鬟多情憐俊僕……………假村姑有意騙親娘
月下添嬌傾倒浪子……………燈前含媚戲弄家奴
拍吟肩公子灌迷湯……………寫便面解元中妙計
百花臺歡迎閨眷……………五駿騎偏訪佳人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九回

詩詠滑稽聊資雅誼

圖題送別遽得多金

周文賓進了房間。祝枝山的呻吟聲越發厲害了。祝僮不住手的揉胸。且揉且問道。大爺怎麼樣了。枝山且喘且答道。祝僮……不好……快去喚船……死要死在家裏。文賓忙到牀前。悽慘着聲調問道。老祝。怎麼一病如此。都是小弟不好。小弟在這裏賠罪了。枝山只做不聞。依舊呻吟着。祝僮稟道。二爺不要見怪。這是我們大爺叮囑小人的。不願和二爺會面。只求早早離却杭州。他說。早離杭州一刻。他的病便早好一刻。文賓聽了。益發慌張起來。便道。祝僮快去勸你大爺。這是和他開玩笑。只爲他在文二爺面前太賣力了。同是杜二小姐的親事。我央他撮合。撮合不成。他便丟在腦後。文二爺央他撮合。撮合不成。他便定下妙計。教他擁有雙美。成就了一箭雙鵰的豔福。爲這分上。我故意的。

戲他一戲。並非真個給他翻面。枝山一骨碌扒將起來道。老二老二。你在這裏自寫供狀了。我也是故意的戲你一戲。並不是真個害什麼肝胃氣痛。說罷。祝周二二人相視而笑。枝山道。「乖乖。蚯蚓吃百腳。」你在我面前弄把戲。真叫做班門弄斧。只須我略施恐嚇。你便自己獻出四川地理圖了。文賓笑道。老祝。你休誇下海口。你的裝病。早已被我猜破。本意將計就計。再戲你一戲。只爲你是賓。我是主。「君子不爲己甚者。」我方才向你道歉。這是我的讓步。並不是真個被你瞞過了。你休誤會。枝山拍手道。老二。拉什麼面子。明明被我瞞過了。還要說這好聽話。這不是「打水鮪魚強擘嘴」麼。你說早已猜破。只是口說無憑。還我一個證據來。文賓道。沒有證據。你不相信。我自然還你一個證據。方才周德進來報告。說你氣出病來。我聽了。老大疑惑。你是一個度量寬宏的人。聽說你在蘇州。被陸昭容拉去一半鬍子。你若無其事的依舊到文宅玉蘭堂去吃喜酒。你既不惱陸昭容。決不會惱我周文賓。我雖然冷淡了你。比着陸昭

容率領娘子軍。打得毒蛇窠裏落花流水。好得多咧。你當時不會氣破肚皮。你的肚皮可謂無所不容的了。難道爲着不曾替你接風。少吃了幾杯酒。便會氣得肝胃疼痛。這是大大的一個破綻。周德進來報告時。我恰在寫字。趁着硯有餘墨。我便提寫了一首游戲詩。納入衣袖中。然後出來看你。你若不信。自去看來。說時。從衣袖中摸出一首墨跡未乾的游戲詩。授給枝山觀看。詩云。

奇哉奇哉。枝指翁。翁之器量本寬容。肚皮可納百鰲鱗。面皮不怕老逆風。毒蛇窠中來了母大蟲。拉去半邊鬚鬚面不紅。依然赴宴高坐畫堂中。翁既不惱。唐大娘娘陸昭容。何獨惱我文質彬彬周相公。不過未備接風酒一盞。奚爲半夜三更氣破胸。吁嗟乎。奇哉怪哉。枝指翁。莫非一主一僕相勾通。預把陰謀詭計授祝僮。

枝山看罷。把這首詩摺疊好了。納入懷中。笑道。老二。你倒調皮。預寫這一首詩。算你有先見之明。但是猜便被你猜破了。你詩中有莫非兩字。莫非者。疑而不

決之詞也。你雖調皮。你還不能決定我的病是完全西貝的。方才你進房來。見了我的病狀。你便慌張得什麼似的。可見你依然入我彀中。這一首詩你不過預備做個解嘲的東西。假使我的病是假。你便取出這首詩。以爲不出你之料。假使我的病是真。你這首詩再也不肯取出來給我看了。這是狗肚皮裏的念頭。休想瞞得過我。你要是真個料事如神。你一到裏面。便要「拆穿我的西洋鏡」了。還肯向我道歉麼。這幾句話。說得文賓也笑了。周德伺候枝山盥洗已畢。送過了茶點。文賓陪着他在馨藤書屋中閑談。枝山道。且慢。還沒有拜見老伯母呢。老二。請你引我入內謁見令堂老皇封。文賓道。家母病後還未出房。待過幾天。再行相見。便丁枝山道。那麼託你代請金安。并乞他老人家珍重玉體。文賓聽了。欠身道謝。原來祝周相見以後。往往忽莊忽諧。說正經話時。彼此是很客氣的。說滑稽話時。彼此又是互相取笑。毫無忌諱。枝山道。你的耳朵這麼長。陸昭容上門胡鬧的事。你都知曉。文賓道。這是周德回來講起的。他說。這

椿事是你自取其咎。當着許多人說陸昭容「見人吃飯喉嚨痒。」被人家傳作奇聞。面子上如何下得過去。老祝你便宜是便宜。在嘴上。你吃虧也吃虧在嘴上。你當着許多人說我周文賓「見人吃飯喉嚨痒。」我知道了。只有付之一笑。陸氏嫂嫂是翰苑千金。他幾曾聽過這般的話來。這一把鬚鬚拉得不冤。枝山道。這母大蟲已凶得厲害。你還要說這迴護的話。分明是爲虎添翼了。其實呢。他來尋仇。並不爲着這一句戲言。他要在祝某身上交還他的丈夫。我自然不答應。他便鬧將起來了。文賓道。這也不能怪他。你想唐祝文周四人何等莫逆。子畏兄失蹤以後。陸氏嫂嫂自然要在好友中訪問下落。古語云。（不見羊兒何處去。須在羣羊隊中尋。）子畏兄是在蘇州失蹤的。蘇州好友只有你和衡山二人。衡山是個青年道學家。只和子畏兄有文墨的因緣。至於花街柳巷。他是絕跡不去的。其中胡調的。只有你老祝一人。況且子畏兄失蹤不止這一回。每次失蹤。總有女色關係。而且總有你老祝在裏面撮合。蘇州人有兩句

童謠叫做不見伯虎。須問祝鬚。陸氏嫂嫂要在你老祝身上交還他的丈夫。並沒有錯啊。枝山道。好好說來話去。總是陸昭容不錯。虧得你不住在蘇州。要是住在蘇州。敢怕你也很高興的提着搗衣棒槌。來和我爲難咧。文賓道。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若是陸氏嫂嫂錯。我該代你不平。若是你錯。我該代陸氏嫂嫂不平。這樁事完全是你老祝錯的。子畏兄失蹤。你怎會不知曉。便是不知曉。你也該早早尋訪。爲什麼貪圖文家這筆柯儀。專替文衡山十分賣力。把那好友唐寅置之度外。反而在玉蘭堂上把陸氏嫂嫂百般取笑。這番扭去半邊鬚鬚。還算是陸氏嫂嫂忠厚。要是我做了陸氏嫂嫂。管教拔得你一毛不留。枝山笑道。老二。你本來有些娘娘腔的。所以人人喚你一聲周美人。物以類聚。女人家總幫着女人家。難怪你要說我的不是。閑話少說。我這番專爲尋訪唐寅而來。蘇州尋不着。尋到了杭州。你既然幫着陸昭容。一定會得替他着力。我便要在你身上交還我這唐寅。文賓道。子畏兄是在蘇州失蹤的。要是他在杭

州失蹤。我一定可以把他找回來的。枝山道。你不交還我唐寅。我可以在陸昭容那邊放一把野火。說子畏到過杭州。專在花天酒地。和周文賓往來。子畏行蹤。文賓一定知曉。再加些枝葉。說得有聲有色。好教陸昭容怒火冲天。率領着娘子軍到這裏來尋仇。你雖沒有半邊鬚鬚。給他拉住。但是拉不着鬚鬚。便拉耳朵。你的半邊耳朵。我很替你擔憂咧。文賓道。陸氏嫂嫂不是小孩子。怎會聽信你的無稽之談。況且我和陸氏嫂嫂素無芥蒂。他怎肯向我尋仇。枝山冷笑道。你休寫意。我自有方法。教陸昭容恨你。你的把柄已落在我手裏。你怕不怕。文賓搖頭道。一些不怕。我那有把柄落在你手裏。枝山道。我回去見了陸昭容。只說你勾引着唐寅去嫖院。卻被院子裏的姑娘把唐寅迷住了。不放他回蘇。你又恐嚇着唐寅。說他家裏有雌老虎當權。窮凶極惡。萬難相處。與其回去受那雌老虎的茶毒。不如在杭州溫柔鄉中消遣一生。唐寅信了你的話。因此情願終老是鄉。不想回去。文賓道。這都是信口造謠。毫無憑據。陸氏嫂嫂是何等

精細的人。豈有被你無根之舌搖動的道理。枝山大笑道。你明明罵他雌老虎。還想抵賴麼。文賓道。冤哉枉也。那有此話。枝山道。方才這首遊戲詩。便是一個鉄證。詩中不是說「毒蛇窠裏來了母大蟲」麼。你罵我毒蛇窠。我是隨隨便便不和你生什麼芥蒂。你罵他母大蟲。他怎肯和你干休。陸昭容是個心高氣傲的婦人。喜諛不喜毀。你如給他戴上什麼「四德俱備」「知詩達禮」的高帽兒。任憑戴上十七八頂。他只有拜領嘉惠。斷無原珍奉璧的道理。惟有譏笑他是雌老虎。那便犯了他的大忌。管教恨如切齒。一定不肯干休。我告訴你一樁趣聞。上年徐禎卿嫁妹。送往桃花塢唐宅的請帖。把紅簽上的唐伯虎。寫成了唐怕虎。這些簽條都是帳房先生所書的。魯魚亥豕。寫錯幾個字。不足爲奇。要是換了我。便媽媽虎虎的過去了。誰料陸昭容看了怕虎二字。不算他們筆誤。只算他們有意取笑。怕虎二字。明明嘲笑唐寅是怕雌老虎的。陸昭容和禎卿夫人是時常往來的。他便帶了這副請帖。坐轎拜訪徐夫人。見面以後。便請

教他這怕虎二字作何解釋。徐夫人連連道歉。說是帳席粗心。偶爾筆誤。陸昭容大不謂然。以爲不誤在旁的字。只誤在一個伯字。又不把伯字誤作拍字。柏字。卻把伯字誤作怕字。明明是要把怕虎二字湊在一起。在筆端上肆行輕薄。這等輕薄之徒。充當帳席。遲早總要誤事。還不如早早把他驅逐出門。免得將來惹禍招殃。這倒爲難了。徐夫人百般賠罪。總不能消釋陸昭容的一腔怒意。非得眼見他把帳席驅逐出門不可。後來無可如何。喚着那誤書別字的帳席先生。來到面前。向着陸昭容磕頭服禮。又另換了一副請柬。雙手奉上。那才一天風雲化爲烏有。這件趣聞。是蘇州地方人人知曉的。却不是我憑空捏造。你想那帳席先生。偶爾疏忽。並非真個譏笑他。尙且觸犯了他的虎威。險些兒飯碗不保。你這首遊戲詩上。明明指定他是母大蟲。況且以下還有陸昭容的字樣。又憑着我三寸不爛之舌。在他面前竭力挑撥。他豈有不來尋仇之理。周文賓聽了。才知道祝枝山把詩稿摺好了。納入懷中。他原來要行這鉗制之法。懊

悔着自己不該舞弄筆頭。把母大蟲三字形之筆墨。他要捉弄枝山。誰料反受了枝山的捉弄。足見「棋高一着。縛手縛腳」。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當下笑着說道。老祝。你何必使用這許多機謀。本來唐祝文周。親如骨肉。子畏兄。雖然不在杭州失蹤。但是各處徧尋無着。我周文賓當然也得出一番力。老祝到了這裏。「既來之。則安之」。不必急於回蘇。去受陸昭容的逼迫。枝山道。實不相瞞。尋不到小唐。我準備在府上過了年。再作計較。家中已接到了丈母娘。得免內顧之憂。文賓拍手道。好好。老祝肯在這裏過年。再好也沒有。杭州歲尾年頭的風俗。和蘇州畢竟不同。你安心住在這裏。無論尋得到子畏。尋不到子畏。你過了燈節。看了元宵燈。去不遲。當下吩咐備着接風筵宴。約了幾位文壇好友。和枝山開懷歡飲。忽忽住了數天。文賓每日派着家丁。四處探訪唐寅下落。石沉大海。消息茫然。枝山得過且過。暫在杭州清和坊住下。蘇州方面。家信常通。雲裏觀音也勸着丈夫暫緩歸來。尋不到唐家叔叔。便在杭州度歲。也不妨有。

書卽長。無書卽短。枝山自從十月中旬到了杭州。在清和坊無事可做。日日和周文賓飲酒賦詩。消磨歲月。祝周二人都帶些滑稽性質。往往互相調笑。有許多趣事流傳。枝山是喜賭的。自到杭州。連日小贏。贏的錢鈔。都歸祝僮經管。誰料一天竟是大敗。每日贏來的錢鈔。完全輸去都不夠。又貼了許多肉裏錢。文賓笑道。老祝。你以後贏了錢。須得自己經管。交付祝僮是不利的。祝僮者。竹箒也。你看錢箒裏的錢。零碎的丟進去。大批的倒出來。你今天便是這個樣子。打了千日齋飯。怎禁得這一頓臘八粥。枝山聽了文賓的話。以後贏來的錢。便不敢交付祝僮掌管。一天傍晚。文賓陪着枝山在河濱散步。暮鴉聲中。小本經紀的都準備收攤回去。豁喇喇倒着錢箒。待要盤一盤本日的帳。文賓道。老祝。我有一個對子在此。請你對一對。出聯五個字。叫做

箒倒竹嘔錢。

枝山知道是譏諷自己。竹嘔錢者。祝嘔錢也。分明譏諷他把贏來的錢完全嘔

出。這個對不算難。難在一語雙關。便道：「老二你倒可惡。」明明道着下官。你休得意。天下事有物必有偶。正在這麼說。河濱一隻歸航。待要轉灣。把舟尾的舵兒移動有聲。枝山道：「來了。我對。」

舵移舟放屁

文賓皺着眉道：「六月債還的快。」你竟罵我放屁。可惡可惡。原來舟字是周字的諧音。舟放屁者。周放屁也。杭州太守何晉賢羨慕祝枝山的文名。取出一幅柳隄送別圖。託周文賓介紹。請枝山題長歌一首。枝山的潤例。每題長歌一首。紋銀三百兩。何太守只送了一百兩紋銀。枝山揭開畫幅。見岸旁泊着一舟。正待解纜。船艙中坐一書生。岸上四圍楊柳。幾個鳴禽。河濱立一美人。有依依惜別的情形。枝山提筆在手。只寫着四句歌謠。叫做：

東邊一棵大柳樹。西邊一棵大柳樹。南邊一棵大柳樹。北邊一棵大柳樹。題罷四句。便遣人送還太守。太守見了。怎不失望。這四句歌謠。婦人小子都會

胡謫的。況且又沒有題款。不衫不履。非驢非馬。豈非塗壞這幅名畫。便又央託周文賓向枝山交涉。枝山笑道。我題的詩句不過三分之一。只爲他只送得白銀一白兩。要是找送二百兩。我自會寫完這首詩。管教杭州太守見了。十分滿意。文賓又去回覆了太守。太守笑道。二百兩紋銀倒是小事。只怕寫上了這四句歌謠。以下無論如何。接續不好了。他有本領。請他到衙齋裏來揮毫。我的二百兩紋銀預備在此。只須他接得自然。化堆垛爲烟雲。我不但如數奉酬。還得辦着筵宴請他開懷歡飲。要是接得不好。非但二百金沒他的分。並且已送的百金也得向他追還。以便賠償我畫幅的損失。文賓聽了。很替枝山寒心。以爲有了這四句俚歌。無論如何總接不好。却又不敢拒絕太守的要求。只得回去通知枝山。枝山大喜道。好極好極。非但二百金穩取荊州。而且還有一頓酒吃。立時坐轎去到本府衙門拜謁這位何晉賢太守。相見之下。自有一番寒暄。何太守便請他到花廳上去揮毫。僕人們早把畫幅攤放在案。硯上磨得墨濃。二

百兩紋銀白皚皚的堆放在旁。枝山提筆在手。濡一濡墨汁。略不思索。便接寫在四句下面道。

任憑你南北東西。千絲萬縷。總繫不得郎舟住。者邊啼鷓鴣。那邊喚杜宇。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一聲聲不如歸去。

枝山題詩已畢。寫了年月日。又寫了長洲枝指生祝允明八字。喜得這位何太守拍案叫好。只須加了這幾句。開端四句大柳樹。便不覺其呆板了。才子之筆。果然比衆不同。有了這一首絕好的題畫詩。還加著枝山的一筆狂草。足值紋銀三百兩。並不算得貴。除却找送二百兩紋銀外。還辦着筵席。款待枝山。開懷歡飲。訂一重文字因緣。……祝枝山在太守衙中題畫。唐伯虎也在太師府中題畫。祝枝山題畫。除却筆資以外。還叨擾着何太守的盛筵。唐寅題畫。既沒有筆資。而且險些兒捱着太夫人的一頓板子。編者用兩句「話分先後書卻平行」的套語。便可拋却杭州。補述東亭鎮上華相府中的假書僞真解元唐寅。

唐伯虎了。自從十月初旬，華鴻山二度往吳門去吃杜二小姐的喜酒。喜事過後，王少傅馮通政便約着華鴻山遨遊東西洞庭。到處流連詩酒，忽忽已是半月有餘。惟有大媳婦杜月芳先回東亭鎮伺候婆婆起居。不在話下。兩位默公子巴不得老生活遲幾天回來，便可以多鬆幾天骨頭。唐寅在書房中伴讀。他的地位不上不下。成了一個卡人。若說他是上等人呢？他和僮僕們稱兄道弟。丫鬟們稱姊道妹。明明是個下等人。若說是下等人呢？他又高據師位，陪伴着公子讀書。一切灑掃職役，另有書僮執掌。他只研究些文墨，旁的事毫不關心。明明是個上等人。不上不下。喚做卡人。華平華吉華慶都和他取笑。華平稱他一聲卡兄弟。華吉華慶稱他一聲卡哥哥。裏面的春香夏香冬香，口裏不言，心窩裏存了逐鹿中原的心。不知將來誰有這福分。他們三個人都有自知之明。都知道不如秋香遠甚。要是秋香也在裏面逐鹿，那麼三個人只好退避三舍。爭也徒然。現在秋香早有聲明。太夫人也經許可。情場角逐中退出了這位百